

人物

马超群先生《基督教史》讲稿收藏记

□ 何贵荣



世相

当时年少青衫薄

□ 马亚伟

2019年8月初,我从孔夫子网购得马超群先师讲稿《基督教史》手稿6册及60多张先生旧照,以为珍藏。

马先生是我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的历史系老师,他教授世界史、宗教史、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等课程。当时为历史系副主任、副教授。蒙元史学家方龄贵先生退休后,马先生继任系主任,并晋升为教授。先生夫人钟醒群老师也教过我们世界史课程。分到大理一中工作后,因教研组前辈、业师谢焯老师曾是先生大学同窗,因而先生曾多次关心过我的工作、生活情况。退休后,先生曾应邀担任云南工商管理进修学校校长,因招生事宜多次回大理,命我为之效力,我们的联系变得多了。20年前,我还教过先生侄女马倩如三年历史课,后来她被录入云南师大历史系,并攻读硕士。大理一中140周年校庆过后,先生从天津来电话,询问校庆情况,我随即寄去一套校庆文献资料,后寄赠我主编的每一期校刊《湛园》。去年底,先生从天津回昆明居住,嘱我以后材料改寄昆明,不想此时先生已重病在身,于今年3月9日去世,归葬大理苍山回教公墓。

马超群先生,回族,笔名司马英。生于1932年11月,祖居大理古城北门内。1950年毕业于大理一中高1班,西南师范学院(今西南大学)历史系毕业后,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。1956年到东北师大进修,师从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教授,专攻世界古代史、基督教史。在西南师范学院工作20年后,于1977年调回昆明师范学院(今云南师大)历史系。先生在教

研方面,成就显著。四十多年的教学,培养了上千名本科生和十余名硕士研究生。他开创云南师大宗教史课程,重点研究世界宗教史、回族史、东南亚史。专著《基督教二千年》(198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)曾获云南省教委颁发的高等学校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,《云南回族史》(副主编,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出版,1994年再版)获云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。在国内报刊及论文集中发表的代表性论文有《对原始基督教的认识与评价》《原始基督教的性质和历史地位》《伊斯兰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在阿拉伯政治统一中的作用》等,另在澳门《文化杂志》发表长篇文章《郑和下西洋与西方人航海比较研究》。1991年应邀赴美国南达科他州立大学讲学半年。1991年被评为云南省省级优秀教师、先进教育工作者。事迹被收入《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》《中国回族大词典》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名人录》《中华人物辞海》。

翻开6册已发黄的颇具岁月痕迹的《基督教史》讲稿,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第一,严谨治学。讲稿中每一页中都有修改、粘帖、标注、眉批的内容,历经多年的增补、修订,使内容不断充实、完善,为后来出版专著《基督教二千年》奠定了基础。可以说,此稿本便是母本,足见先生治学的严谨程度。第二,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风范。讲稿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宗教史研究,这是有别于西方宗教史研究的根本。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史学工作者,又深受苏联史

学的影响,对马列主义经典理论进行过扎实的研究。他给我们开过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》课程,还在纪念恩格斯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起源》出版100周年活动中发表学术演讲和论文。讲稿中有数十次引用马克思、恩格斯等人的原著,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作指导,梳理基督教的起源、发展、传播的历程,解读基督教的组织结构、教义及宗教的影响。第三,填补了云南学术界对基督教史研究的空白。云南学界对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历史的研究,近代以来成就较多,袁嘉谷、方国瑜、白寿彝、纳忠等先生均有学术贡献。马超群先生的《基督教二千年》在198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,影响较大,多次重印,2016年被列入云南文库·云南名家丛书,由云南人民出版社、云南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。

翻开每一页讲义,仿佛又回到三十多年前的大学课堂。一位清瘦、修长的身材、一顶银发、年过半百的儒雅学者,走进教室,师生行礼后,先生徐徐翻开讲义,黑板上出现飘逸的板书,先生讲课引经据典、旁征博引,中英文并用。他的渊博知识,睿智思维,风趣的讲演,常使我陶醉,赢得学生爱戴。

先生已逝,风范长存。作为大理回族的优秀儿子,作为大理一中杰出的学子,先生将永远被历史铭记。作为先生不成器的学生,在得到先生签赠的再版《基督教二千年》后,又获得倾注先生心血,记录学术研究历程的珍贵手稿,实乃吾生之大幸。是为记。

阳光暖照,母亲在窗前收拾着旧物。她抖出一条旧裙子说:“瞧,这条裙子是你城里的表姨送的,当时你们姐俩抢着穿呢!”

我摩挲着这条褪色的裙子,觉得上面仿佛还留有年少时的体温和芳香,无比亲切。裙子皱巴巴的,每一个褶皱里似乎都藏着一段少年往事,藏着一段年少情怀。我心里不由轻叹:当时年少青衫薄!

当时这条裙子是鲜亮亮的红色,那种明媚的颜色,很少有人穿在身上,好像除了花朵的颜色,我没见过什么东西比这更鲜艳。妹妹吵闹着:“我也要穿红裙子!”我把她拽到跟前,踮起脚尖和她比高,我用手比划着说:“你矮了这么一大截,能穿吗?”妹妹终于服输了,看到她失落的样子,我把自己的花生、糖果等好吃的全给了她。

我穿上那条红裙子,顿时觉得自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一样,大放异彩。我穿着裙子,在村子里“招摇过市”了一圈,引来伙伴们的“羡慕嫉妒恨”。小霞说:“我妈说了,也给我买条红裙子。”但是我知道,她只是在安慰自己,那个年代,除了过年,孩子们几乎没买过新衣服。红裙子带给我无与伦比的荣耀,也让我懂得了,一件漂亮衣服,完全可以让一个平凡的女孩蜕变成公主。

20岁的时候,我喜欢上了粉色系的衣服,裙子,上衣,T恤,羽绒服,都那么粉嫩嫩地盛开着,与我肌肤相亲,温存地陪伴我寒来暑往,让心情也变得明丽起来。单纯的岁月,一切都是粉色的,清纯,明快,像一段光滑的锦缎。

30岁的时候,我喜欢上了旗袍。旗袍给了女人万种风情,也给岁月增添无限风韵。我买了一件白底蓝色碎花的旗袍,穿在身上,感觉自己多了几分优雅。最喜欢领口处的盘扣,仿佛时光深处开着的花朵,古雅曼妙。后来,我还拥有了一件浅绿色的旗袍,一件水红色的旗袍,它们陪伴我走过了多姿多彩的岁月,留下芬芳的回忆。

如今,我的箱底里,依旧收藏着20岁时穿过的粉上衣、30岁穿过的旗袍,可是,我已经多年没有勇气穿出去了。当时年少青衫薄,我用衣服张扬着自己的爱美之心,也张扬着如花岁月的绚烂。此情可待成追忆,那些衣服,早已错过了花期,只能留在记忆里了。

我总觉得,衣服是女人的第二张脸,不同年龄所穿衣服的变迁,见证了女人在岁月中容颜的改变。我想,如果把女人一生所穿的衣服,按照时间顺序放在一个长廊里做个展览,一定足够惊心动魄。那些衣服,是女人一生的浓缩,所有的悲喜悲欢都在里面。

衣服之于女人,就像酒之于男人一样,让人生多了许多妙趣。衣服是我们贴身、贴心的爱侣,熟悉我们的各种喜好,了解我们的隐秘心事。

青春散场以后,我们身上的衣服也收敛了华丽的锋芒,变得内敛深沉。我不能再把曾经那些光鲜粉嫩的衣服穿出去了,偶尔翻出来,感慨一下:当时年少青衫薄!

单位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花掉一个月工资买了一套华服,她见了人立即笑靥如花:“好看吗?”人和衣服都像花一样,能不好看吗?



荔月色 李陶摄

闲话

天凉好个秋

□ 韩景波

一场秋雨一场寒,伴着几场连绵雨的落下,时至九月,终于从漫长而难挨的酷暑中走出来,让人才真正感受到“天凉好个秋”的“好”来。

好就好在通体舒坦,不再热汗淋漓,神清气爽,不再昏昏沉沉;好就好在再无理由慵懒和懈怠,可以干很多借口天干热燥之故拖下来的事情;好就好在可以直视高高的天空和远远的天际;好就好在秋雨连绵,温润如诗,可以挑拣出一个个美丽的黄昏,去听檐流滴水声声慢,抑或走进戴望舒的《雨巷》,去会一个丁香般的女孩;好就好在我们可以不负秋光,择一个好日子,去走进“不是春光,胜似春光,寥廓江天万里霜”的美丽中去……

九月的深秋,这是一年间最美不过的一段好时光。天蓝如洗,朗月莹润。虫鸣和着

秋风,不停地吟咏着秋的诗章。湿润的空气里,泥土的气息依然。雨水浸润的青山,浓翠叠绿,夹杂着一片片红叶或黄叶,格外耀眼。白雾从山顶徐徐飘起,像极了仙女缥缈的霓裳。绿色展开厚实的怀抱,等待着果实的丰满,黄色与红色预期染秋,要共同塑造一个多彩的秋天。一阵凉风吹来,心中荡起美妙的韵律。“山色浅深随夕照,江流日夜变秋声”,聆听着秋语对河流山川的呢喃,感受着深秋美好的瞬间,一切烦扰,顷刻间烟消云散。

“不是春光,胜似春光”,伟人大赞秋光之美。秋光之美,除过它的多姿多彩,它还美在柔和,美在平静。它像一把柔软的梳子,梳理着人们经过一个夏天燥热带来的乱乱的心绪,它像一个以静制动的智者,以和蔼的目光示意人不要怨怒。站在收获过庄稼的田野上,抑或登上高山之

巅,对着高远辽阔,不禁畅然吐纳,吐出喉气和晦气,纳入朝气和清气,打开心结,敞开心扉,于是通畅,于是和畅,于是顺畅。

通畅、和畅、顺畅,乃秋光特有的给予。当这又是一年“天凉好个秋”的时候,我们应适时应邀去走入秋光之中,走进“一叶知秋”的成语中,走进秋高气爽的意境中。且不要说你有多忙,“尽兴地活着就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”(朱光潜语)。

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中有一个叫杜少卿的人,朝廷叫他去做官,他推辞不去。妻子责问何故,他说,你好呆!有南京这样的好地方,留我在家,春天里可以陪你出去看花吃酒,岂不快活?这事被后人演绎成一个“宁负荣华不负春光”的佳话。

是的,不负春光,但“天凉好个秋”的秋光也是不能负的。